

CHUANG ZAO HUO DONG LUN

CHUANG

ZAO

创造

活动论

舒志定/著

CHUANG ZAO HUO DONG LUN

CHUANG

ZAO HUO DONG LUN

吉林人民出版社

CHUANG ZAO HUO DONG LUN

创造

活动论

舒志定/著

CHUANG ZAO HUO DONG LUN
CHUANG ZAO HUO DONG LUN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创造活动论 CHUANGZAOHUODONGLUN

著 者:舒志定

责任编辑:隋 军

封面设计:张 迅

电子信箱:sje_jlpph.com 电 话:0431-5649681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电话:0431-5637018

印 刷: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125 字数:2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154-4/B·48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舒志定 1968年3月生于浙江省奉化市。200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著有《教育哲学引论》、《创造活动论》及合著《师资培训新论》、《现代教师论》等。

近年主要关注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教育人学的研究。期望通过追问教育现代性,挖掘教育的人文底蕴,在此背景下省思人与教育命题的真实性,在当代语境中构建解读教育的宽广地平线。与此相关的代表性论文如发表于《教育研究》(2000年12期)的《论教育与价值》、《教育研究》(2002年12期)的《文化传统与教师专业化的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年2期)的《文本的敞开性与教师权威的瓦解》、《教育史研究》(2003年1期)的《现实的人:教育的出发点——马克思教育思想当代性的一个视角》及《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年2期)的《知识批判:学术自由的一种解读》等。

前 记

前
记

人的创造活动是深受关注的话题，研究创造活动，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然而，以往主要是着眼于本体论、知识论、思维学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自然主义的维度）等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成果。但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解决创造活动是什么，他们的任务是怎样使人更富有创造力，但没有解决人为什么会有创造活动，这一活动得以发生的基础是什么。

因而认为，研究创造活动，最根本的是要揭示创造活动产生的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基础。主张用马克思实践观点来分析人的创造活动，就应该从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理解人的创造活动，创造活动是人的生存本性的自觉要求，由此而挖掘人的在世样态。这就奠定了认识创造活动的生存论视域，即不能把创造活动看作只是理智的活动，等同于科学的创造、艺术的创造。相反，本文认为，以实践的观点理解创造活动，创造活动是建构人与世界关系的特殊方式。进而认为，人的创造活动的价值目标是全面地占有人的本质，即实现人的个性自由。

所以，对创造活动必须进行哲学的研究。哲学的研究，不能纯粹从知识的角度，从知性处讲创造。相反，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指导，把

创造理解成是特殊的实践活动，是人向世界的开放，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建构中领悟人的存在。

进而，本文认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社会进步、人的发展作为理解创造活动的价值目标，辩证地看待人的创造力消退、迷误的原因。因此认为，克服创造活动的迷误，必须要梳理出创造活动的基本特点，并以历史性为维度，提出了认识创造活动、确立创造观念的基本要求。

虽以创造活动为研究课题，然倍感自身创造意识的薄弱、创造能力的不足，但既已作了选择，只想以真诚的心与挚着的良知，去思考。尽管构筑的是一堆残缺的文字，但足能领会辛酸。总算等到书稿有了出版时机，回味经过的人与经过的事，又想起海德格尔的话，记于此，铭于心。

林乃树木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

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

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

舒志定

2003年4月22日

目 录

前 记	(1)
第一章 创造活动的准备性分析	(1)
一、讨论创造活动的思路	(3)
二、转换创造活动的理解视界	(13)
三、世界观理解创造活动的意义	(20)
四、世界观角度解析创造活动的基本内容	(29)
第二章 创造活动视角取向的分析	(46)
一、神性语境下的创造观	(46)
二、“我思”、“直觉”与创造活动	(60)
三、摒弃逻各斯的创造观	(68)
四、创造是人精神自由的展现	(74)
五、对创造活动认识传统的沉思	(80)
第三章 创造活动与实践的比较分析	(87)
一、劳动	(89)
二、创造活动的定位	(95)
三、创造活动与实践的比较阐释	(103)
第四章 创造活动价值特性的分析	(129)
一、创造活动生成的场所	(129)
二、需要	(133)
三、人的自由本性在创造活动中现实化	(144)
四、共产主义是创造活动的真正实现	(153)

五、当代实践视域构建的创造活动 基本向度·····	(159)
第五章 创造活动构造的分析·····	(175)
一、创造活动构造的不同认识思路·····	(175)
二、创造活动呈现的多维结构·····	(185)
三、认识创造活动构造的价值·····	(197)
第六章 创造活动迷误的分析·····	(206)
一、人的自主性的增强与边际化的困境·····	(207)
二、自我确证的困惑与创造活动的衰弱·····	(214)
三、创造活动迷误的批判与重建的努力·····	(222)
第七章 创造活动特征的分析·····	(239)
一、分析创造活动特征的理论准备·····	(240)
二、创造活动的基本特征·····	(245)
三、创造者的品质意向与规范要求·····	(254)
结 语·····	(266)
参考文献·····	(274)
致 谢·····	(282)

第一章

创造活动的准备性分析

人类社会与人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但人的活动是怎样发生的，又如何影响到人类社会？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个体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一个满足，并且一个个体要满足它的需要，就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满足的目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作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象来完成着普遍的劳动；这样，整体就变成了他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献出其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1]。黑格尔看到了个人的行动与其他个人以至与整个社会的有机联系，这一思想是深刻的，但黑格尔把人的行动，却归结成是人的“理性的实现”，只有与“绝对精神”获得同一，才是人的真正的行动，是自由的实现。显然，这是以“纯思想”、“纯概念”的方式理解人的行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可能完整地揭示人的行动的本质。

但有一点不能否定，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如马克思所说，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类经过人的劳动创

造了人类。因而问题是，人为何会有创造活动？创造活动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强化人创造活动的能力？

对此，从某个局部（如人智力因素与创造活动关系）、某个层面（如社会环境对人的创造活动的影响）、某个领域（如社会批判理论比较关注研究人的创造活动衰退的各种因素）入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思路中存在着共同性的问题，主要是揭示了人在开展创造活动时所体现的某些具体特点，因而更需要从建构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研究人的创造活动，从人存在于世的最基础、最本质因素中揭示创造活动的原因。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肯定人是创造活动的主体，人的创造活动过程，是实现人的主体性、主动性的过程，是人与现实世界的交往过程中显示人的力量，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思考创造活动的基础。但认识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完整统一，实践活动是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观点，开启了人的存在基础的认识视野。尼采则是在观念上反思人的主体性消解，喊出了“上帝死”，以此来终结对人的压抑状态。柏格森在1889年发表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中，强调从人的内在世界来研究人的活动态势，1900年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弗洛伊德发表《梦的释义》等等，希望不是把人看作是一个人，或者说不是把人当作一个具有单纯生物属性的个体，而是要当作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文化中的个体，改变从概念的、逻辑的图式解释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就是人本身，是植根于人的生存最基础，这便是人与世界最真实的关系，有如胡塞尔所分析的要回归到“事物的本

身”。而回到事物本身，不是一项概念分析工作，正如奥地利著名学者阿德勒所说：“我们所经验到的，并不是单纯的环境，而是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即使是对环境中最单纯的事物，人类的经验也是以人类的目的来加以衡量的。……我们一直是以我们所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它们经过解释后之物”^[2]。

这正是本书面对的课题。“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3]。

一、讨论创造活动的思路

要实现创造活动认识思路的转型，需要考察以往的认识。以往我们总是讨论创造活动是什么，及怎样提升人的创造能力。但很少去探究“创造是什么”问题的背后。自古至今，对“创造是什么”，已形成了种种假设。虽然解释各异，但都有其自明的、得以自立的逻辑支点，即为阐释创造活动发生合理性而自我设定的阿基米德点，从共性上说，较一致地肯定人是创造活动的发生者，希冀人能有永恒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以繁荣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所以，以往的研究，关注怎样使人有更强的创造活动的的能力？对这样的认识，如果从哲学学科的角度进行梳理，主要有这样一些看法：

（一）以绝对为根基的形而上学的角度反思人的创造活动，认为创造活动是天赋的、先验的。

从其词源来看，“形而上学”（Metaphysics）意为“物理学之后”。起初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书名《形而上学》，主要是表示讨论世界本体的问题。但随着近代哲学主题的转换，主要讨论人的知识何以形成。如康德的理解，形而上学成为认识合法性的根据，自然也成为阐释人的创造活动来源的主要依据。

创造是人对客观对象的改造，因而研究人的创造能力，实际上是在追问这种能力的来源。对这种来源，找不到科学解释的情况下，就会在人之外寻找答案，把世界分成二部分，认为人的活动所构成是物质世界，而支配人的活动，则是精神世界，精神世界超越于人之外，因而，人的行为能力是分享人之外力量的结果。柏拉图的观点是颇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存在着由理念构成的世界，及有各种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前者是永恒的、客观的、绝对的，后者是变化的、是现象，是“分有”、“摹仿”前者的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在后者世界中进行的。在他看来，理念世界是重要的，是最根本的，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物质世界则是现象。

古代中国哲学中也有类似的思考。不过，中国哲学并不是在人之外去建立一个客观实在，而是回归到人本身，强调“反身内求”，“反而思之”，“万物皆备于我”，突出了人对天地万物沟通的能力。然而，这个能力，更多是从道德层面进行讨论，建立了“圣人”人格理想，圣人是在不断创造之中建构人的活动内在潜力。蒙培元就对人的内心处挖掘创造活动的根源进行评价，认为中国哲学是把心作为本源，是创造之源，“实体并不是一切创造之源，创造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是从潜能到现实的实现过程，

对人来说，是心灵的接受和付出，是自觉自为的又是自在的”^[4]。

从这层意义上说，心灵具有本原性、无限性。因此而理解的创造，仍然是本体性的解释，但与西方的认识思路所不同的是，本体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实体，而是内在于人本身，是心的无限的潜在能力。

不管是从人之外的本原思考创造活动，还是回归到人的内心世界，共同点是奠基在形而上学的视角解释创造活动的发生之源，使创造活动变得抽象与神秘。这样，自柏拉图以来，从形而上学思路界说创造活动的任何尝试，其实都把人排除在外，人变成了创造活动的承担者，是在被动地认同类似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容易把创造活动看作是“超人”的活动，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不过，也有积极意义。“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使之关涉于自身，即关涉于表象者……借此，人就把自身设置为一个场景，在其中，存在者从此必然摆出自身，必须呈现自身，亦即必然成为图像。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上的存在者的表象者”^[5]。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解释中，人的活动，是镜像式，把创造活动理解成是对象成为人意识中的镜像。

这种思考方式，并没有因时间的消逝而成为历史。相反，它又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以后的思想。马克思就批判蒲鲁东把理性理解成是人类活动的前提，而且又把理性神化，在蒲鲁东看来，“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6]。所以，马克思指出，“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

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7]。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理解创造活动，把它归结成是人的理智活动。

长期以来，思想界局限于从知识论范围审视人的创造活动，这种认识主张，创造活动是相对于人的自然成长、新陈代谢及其最终的死亡而言的，因而是新知识的发现、传播的过程，是对人的这些生理性的生命活动的突破与超越。这样，把人的活动区分成了感性与理性的活动，而创造活动则被归属到理性范围之内。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的理性是密不可分的，自然就有观点把创造活动归结成是人的理性活动。在理性主义看来，创造活动是对现象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但这种活动的产生，人不可能有天赋的能力，也不可能是人先验具有的，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力量假设”：认为人是无所不能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从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的共同性，是主张一切文化必须运用人的理性才加以建造，理性具有无条件的先在性，能够超越自然、世界、文化的限制。因此，人必须运用理性这一资源，衡量一切、创造一切。

但我们知道，人是社会中的现实的人。人的现实性，并不仅仅是人的身体器官的完整性，也不是指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理智活动。其实，人的活动的现实性、社会性，更是取决这一事实，即生活在一起的人和物构成了具体的活动环境，没有人和物这一落脚点，活动将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前提是对所处环境的自觉认

同。换言之，人的活动必然是自觉“他人在场”，而不是完全孤立的个人活动，那只是类似动物的劳动，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就人类生命至今积极从事某种活动而言，一直是根植于一个它从不脱离或全然超脱的人类世界和人造物世界，“如果一个人创造和构建一个仅仅他一人独立居的世界，那么他仍是一个制作者，尽管不是技艺者：他大概已经失去了人的特性”^[8]。因此，人的创造活动，不可能把它还原成某种单纯性的因素，如理性或纯粹是“自我反思”的意识活动，只能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得到实现。哈贝马斯的评述是合理的：“只有从接受者的视角出发，‘自我’才能回到自身，并且明确自己是自律的意志和个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依附‘自我’的‘客我’不能还是依靠先验的互动关系而存在。‘自我’本身规划出了一个互动语境，使受到破坏认同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重构。这种重构的压力来自社会分化过程；因为社会分化过程促使价值普遍化，尤其是在权利体系内促使规范普遍性，这就要求社会化的个体能够作出自己特有的成就”^[9]。

当然，反对把人的创造活动理性化的同时，也应该提防另一种思路的干扰。即放弃自我思维一致性的理性原则和基于人性概念的主体意志，他们反对对一切给予普遍意义的关怀，反对同一性，强调差异性，正如罗蒂以绝对的语气将柏拉图、康德、胡塞尔等等思想系统当作最终哲学产品加以完全否定时，只能是误解了思想史的意义。西欧的梅洛·庞蒂为此努力是想表明消除人的理性绝对地位，标明意识与自然——有机的、心理的、社会的之间的关系，他在1945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中对感性世界的

复杂现象做了更深的研究与分析，把被知觉的世界和世界中知觉的人联成了有机的整体。

这就使我们有理由去反对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性的产物的理性主义的狭窄视野，但我们同样反对对理性、真理采取一种“以偏盖全”的策略。人的任何一次活动，都是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活动，都是与社会、自然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心理性、经济性等众多异质性因素都参与到人的任何一项活动之中，参与着人类历史的塑造。

(三) 从思维学的角度讨论创造活动，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是思维主体运用已有的思维形式，组合新思维形式的思维活动。

这种认识的本质，是把创造活动看作是人大脑的活动，是大脑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把握，以此理解人的创造活动，把创造活动单纯地等同于人的主观精神活动。这在古希腊早期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中已有表露。柏拉图在其所创立的学园大门上写着“不懂几何者莫入”，显然柏拉图所关心的并不是作为几何学学科的纯粹几何学知识，而是关注几何学知识的形成，这是一个思维抽象的过程。众所周知，古希腊的几何学知识是从具体的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换言之，几何学是与人们日常的测量土地联系在一起，是对具体生活的一种抽象。因而，柏拉图重视的是这种抽象思维的能力。认为这是一种高级的思维能力，如果仅对土地的测量（直观），那只是低级的。

亚里士多德同样是在感知生命有机体如植物和动物的功能、作用中提出他的思维观点。他在《论灵魂》中讲到：“心灵所思维的东西，必须在心灵中，正如文字可以

说是在一块还没写什么东西的蜡板上一样：灵魂的情形，也完完全全就是这样”^[10]。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物理学的任务是要解释自然的复杂性及变化的原理与功能。但是，他更着重于把生命理解成是一种“灵魂”，生命意味着是“有灵魂”，这样，就把活动解释成是一种功能控制的、指向一定目的的过程，譬如从一粒种子长成一棵树，其目的是达到其最终形式。

人是否具有思维的能力，以及有什么样的思维力的角度，解析人的创造活动，影响到以后的思想家。在笛卡尔的认识中，这一痕迹十分明显。笛卡尔认为，动物和人体的运动都可以从器官的力学中推导出来，莱布尼茨认为生命的尺度是连续地从小的建筑块（“单子”）到复杂的等级秩序，他试图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物理学的机械论的思想进行融合，但本质上仍然是着眼于对人的思维活动的研究，只不过开始思考人的思维的复杂性。

把创造活动看作是人的思维是否灵活的问题，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单。任何人的思维活动，不是纯粹的概念与判断，而是有思维的对象与思维着的内容，即“思维总是关于什么的思维”，这就规定了思维活动的基本特征，并非纯粹的主观精神观念的转换活动，而必须突出思维活动本身的结构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又应反思到人的现实存在，人与世界构成的关系是思维活动结构性的内在特质。因此，思维的结构性的特点体现为对所思之对象的趋向性、构成性。只有这样，揭示了思维活动的本源性、基础性的构成。在这层意义上，胡塞尔说理想世界是以现实日常生活为基础，即使像逻辑数学这样纯形式的科学也是以现实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他的这一立场，有助于寻求思